

当代微型小说精品集

猫儿窝风情录

郑 华 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猫儿窝风情录

郑 华 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4 年 10 月

(琼)新登字第05号

当代微型小说精品集

《猫儿窝风情录》

郑 华 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东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6 印张60 字数900千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套)

ISBN7—80609——070—3/I·1

定价: 每册4.80元



作者简介

郑华，男，1962年生，湖北当阳市人。遭遇曲折，却很幸运。当过农民、工人、采购员、文秘、治保干部、专职政工、副厂长，现任湖北当阳市某企业经理。业余时间从事小说创作。

目 录

1、眼界	(1)
2、黑店	(2)
3、黑店续篇	(8)
4、油水	(15)
5、眼睛效应	(19)
6、高起点	(21)
7、头一回	(23)
8、癞蛤蟆	(26)
9、憾事	(28)
10、情妇	(29)
11、丧鼓	(32)
12、搯肥	(34)
13、过激流	(36)
14、醉酒	(39)
15、灰孙子	(42)
16、点点滴滴	(47)
17、绝招	(48)
18、酒色财气	(50)
19、猫儿窝风情录(中篇)	(52)

眼界 [作者代序]

又距县城十里有一村妇，善良贤德。其夫做些贩鸡贩狗的生意。她家东三里为烟集镇，西五里名胡家井。一日，其夫因车祸而死，她大哭曰：

老头子一生在外跑世界，上至烟集镇，下至胡家井，还说生前去县城，不想今日就短命。

听者无不称奇。世界这般大，在村妇眼里不过几十里地。可谓：小小寰球，被妇人尽收眼底。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六日武汉

黑店

石头村离县城不远，这年头兴个体户，生意又特旺。石头村人不多，但凡顺着马路，挨家挨户就开店做起生意。几张桌子几个凳，再从乡里找几个水灵妞，立个牌坊：什么招亲餐馆，保险餐馆，野味餐馆，风月餐馆。如今财策不允许，虽说这些名字取得有那么点意思，但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开妓院。妓院牌子不敢挂，这些年开放搞活，看别人赚钱自己红眼，皮肉生意硬有人做起来。

石头村李寡妇凭几份姿色，也开个馆子，取名为：神秘酒家。其实不神秘，李寡妇几年前死了丈夫，跟男人乱搞要钱，在石头村早有传闻。现在不过立下场子，遮人耳目，正儿八经拉起皮条，挂羊头卖起狗肉。

有人卖，就有人买。在石头村承包建筑的刘大个子垂涎李寡妇那股骚劲，主动送上门来。李寡妇在门口一眼瞟见，晓得逮住条大鱼，糯米牙一露，堆起一脸笑：“哟，刘大老板，真是稀客稀客，快请里面坐。”刘老板没坐稳，李寡妇一屁股压在他大腿上，装烟点火，殷勤倍致。还愁不够，干脆解开慢褂子，现出针织棉内衣里那对特大的奶子，肉乎乎，像两个布袋装满了水，一荡一荡。刘老板也是生性好色，兜里又有钱，就放肆起来。一支烟只抽了半截，俩

人就是粘乎乎不可开交，索性挨挨擦擦到房屋，刘老板把玩女人的几套功夫拿出来，在神秘酒家尽兴快活了一顿。

所谓快活必有愁来到，刘老板刚有气无力爬起来穿衣服，李寡妇脸一板道：“慢着，这玩艺搞啦那玩艺呢？”刘老板是情场老手，晓得李寡妇的意思，掏出两佰元放在枕头上。谁知李寡妇用指夹起钱，点火烧了，道：“就这么点，还跟老娘搞，你当老娘白送给你整。对别人嘛，兴许可少点，对你刘老板没个五位数，你就留下那根东西滚吧。”刘老板道：“多要点我给，好在咱俩都快活了，五位数太多啦！我暂时手头紧，一仟块可以吧。”李寡妇赤条条坐在枕头上，正色道：“放屁。这样吧，你先到公安局罚款壹万，我再找几个哥们下你一条腿，我面前就只收五千。”刘老板心里一虚，赶紧付了钱，连夜卷起铺盖回江苏老家去了。所谓“婊子无情”，一向自吹情场杀手的刘老板这回算在阴沟里翻船。幸亏手头有几个，捡回一条命。

且说李寡妇开张大吉，赚了这笔无本生意，便邀了三朋四友，五亲六戚，闹哄哄在神秘酒家摆了几夭宴席。有钱的捧钱场，无钱的捧人场。如今生意买卖，人缘特别重要。尤其办店开馆子，黑道白道都要有人物。李寡妇一来有姿色，二来手头有银子，疏通疏通，活便活便，就请来了工商的，公安的，税务的。她深知公安、税务的厉害。连乡政府的领导也给她搬来了几个，热热闹闹喝了一顿。

铺了水泥路，行车自然稳。李寡妇有恃无恐，又托人找来几个鲜艳水灵的乡下妞，往神秘酒家门口一站，不神秘也就神秘起来。行车的，过路的，只要经过这门口，就被拖拖拽拽扯进来。饭菜不香粉质香，世上偏有那么多好色的，大把大把的钞票往这里扔。

晚上，李寡妇想起那位刘老板，觉得不过瘾。做生意本大利大，单凭自己这点看家本领，在石头村没金山银山挖。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托人在报社张罗，不久，就发出一则广告。其词曰：

兹有石头村富寡李某，为人正派漂亮，拥有一家神秘餐馆。为扩大经营规模，欲寻有志于饮食服务业且实力雄厚的大老板联合开发。可访。

石头村有人笑曰：旧社会婊子立牌坊，如今李寡妇玩洋味，登报做广告。

忽一日，来了位标致小伙。李寡妇过眼就晓得是个“肥货”。金戒指、金表、黄灿灿耀眼，“雪豹”、“皮尔卡丹”、“老人头”在石头村是少见的稀客。这人不是贵子也是巨富。别看李寡妇土生土长，一双玉腕千人枕，一点朱唇万客尝。见得够多，识得甚广。她忙不迭把几个妞统统点将出来，自己慌乱中把手伸到水缸里沾点水，在脸上几摸，扑过粉化过妆就扭着杨柳腰出来接客。

来人也不含糊，进了店，往桌子边一坐，就架起“二郎腿”，摸出洋烟，掏出脆响的打火机。用嘴皮叼出烟，烟就往桌上一拍，一道青色烟雾就顺手

喷去。那风度，那气质，完完全全大老板。李寡妇看在眼里记在心，打起了精神。但她知道对付这种“货色”的办法，就是不能太客气，要掌握分寸。对这种人太露会引起反感。这就叫“档次”。高档讲学问、气质；中档认名酒名烟名牌；低档就是酒囊饭袋，吃喝玩乐。李寡妇把来人看作高档偏中低档之间，这种人喜怒无常，极难对付。

她给来客筛杯茶，抿嘴笑道：“先生请用茶。”她见来客不答理，就顺势坐下问：“先生贵姓？到石头村有何贵干？”来客道：“本人姓黄，到石头村访友。”旁边挤眉弄眼的一个小姐不知好歹插嘴道：“姓黄呀，该不是黄色的黄吧？嘻嘻，访友？莫不是约会吧？睡觉就睡觉，说得那么斯文，还不是一样乱搞。”说着就用鼓鼓囊囊的胸脯挨挨擦擦。李寡妇制止道：“去去，站一边去，瞧你那股骚劲。”来客道：“哎——神秘酒家嘛！应该应该。”李寡妇心里本来紧着，听他这么一说，也就松活了。她从桌上抽出一支烟，客人顺势给她点着。她扭屁股吸了几口道：“黄先生说去访友，访谁呀？”来客道：“神秘酒家。”李寡妇一听喜了，就一屁股压上客人的大腿，偏偏客人的腿又是翘着的，那敏感处被挺了一下，就嗲声嗲气道：“黄老板，这么说你是专程来访我的？你好象是川西人，有缘千里来相会呀！”客人道：“我从报上看到广告，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他压低声音道：“很性感咧！”李寡妇听见赞美，就放肆起来，她拽起客人的手，瞧一眼那枚足有10克的金戒指，笑道：

“大哥，你没试咋晓得性感不性感！不瞒你说，我那玩艺是‘名器’，你没听算命的说过吧，糯米牙，瓜籽脸，杨柳腰是绝代佳人，包你快活死咧！”她本想说：“只要你有银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客人问：“做这生意多久啦？”他指指倚在门前嗑瓜籽的几个肥妞，“她们几位怎么样？莫不是跟搞死人子一样吧？”李寡妇道：“笑话，我神密酒家没人不说好的。告诉你，我是轻易不接客，除非……她们几个是烂点，反正土包子也不嫌腥。”看看天色已晚，李寡妇道：“大哥，光顾说话，是不是先吃点喝点，马上就干？”客人道：“成，你快去烧火。”

吃过饭，铺过床，一切准备就绪，天已落黑。看看不见星星，听门外呼呼作响，李寡妇就晓得外面刮起大风。夜黑风高，干那事更好。李寡妇喜孜孜，乐悠悠，暗自庆幸又逮住一条大鱼，起码也是个“五位数”。什么刘老板，黄老板，张老板，李老板，老娘就一个板：钱，才是真正的“板”！

她正在得意，里屋洗澡的客人走了出来，她正欲惊呼，一副锃亮的手铐已给她戴上。

“对不起啦，李老板。我是公安局侦缉科的。神密酒家也该关门了吧！这一回，看你怎么赖！”

李寡妇一惊，一虚，但很快稳住。

“公安的怎么样？我开业工商、公安、税务不都来啦的？哼！”

“现在也来啦，你看——”客人指指门外。

李寡妇抬眼望去，上次她请的几位都威严地站

在门口，瞪着疑惑愤怒的眼睛。一部警车停在他们身后。

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李寡妇晓得逮住后该把她怎么发落，只是不甘心狠狠瞅了那位客人一眼，从牙缝里骂道：

“婊子养的。真他妈财政是爹，银行是娘，工商、税务两条狼，公安局大流氓！”

“带走！”客人下达了命令。

警车呼啸，划破石头村神秘的夜空。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当阳

黑店续篇

石头村李寡妇开黑店卖淫，被公安局捉去，罚了款，判刑一年。在县劳改队，她认识了管教干部罗警官。罗警官婆婆是石头村人氏。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李寡妇很快与罗警官建立起特殊关系。在罗警官的“关照”和帮助下，三个月后李寡妇就“保外就医”。其实就是把她送出了监狱。

李寡妇出狱后，感到没脸回石头村。就凭自己的“功夫”托熟人帮忙，在县城一个僻静处又开起一家餐馆，并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巷子深酒家。刚好，她有个弟弟这时也劳改释放回来。于是，姐弟俩就在县城做起生意。

提起李寡妇的老弟，那可是个有名头的人物。生得虎头虎脑，长得满身横肉。天生一口好力气。在石头村乃至县城，都算是上一霸。早些年跟人打架，脑壳上被吹下一块，留下拳头大小个疤，哥们就送给他一个雅号：李疤子。

不过，李疤子出名也付出坐牢三年的代价。那年，他在县城打架，派出所去抓，他拿刀硬把所长砍了几刀。这几刀也就把他砍出了名。虽说现在坐牢回来，自是比退伍复员更吃香。城里一帮流氓地痞都投到他的麾下，他自然也就是“龙头大哥”。现在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就连公安局

也懒得管他。反正他关也关了，打也打了，牢也坐了，拖去枪毙，罪又不够。李寡妇有这个弟弟来帮衬，自然是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又活灵活现起来。

一日，巷子深酒家宾客满座，有当官的，做生意买卖的，也有不三不四不知在哪发了财，坐在这痛快享受的。吃喝风屡禁不止，别的行业萧条，唯开餐馆生意猛好。无论吃公吃私，现代人都想得穿；赚钱不赚钱，赚个肚儿圆。

李寡妇如今开店，跟在石头村自是大不同。也是上回当，学回乖。城里人讲档次，讲气氛，太露太骚，人家就会骂“野猫”。一般有身份有地位的看都懒得看。所以，李寡妇换了脑筋，虽然也画嘴画眉，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她也上了档次，讲气氛，变得名贵高雅；卖笑不卖身。

今天生意好，李寡妇自是笑脸相迎。音响放的是流行歌曲《涛声依旧》，伴客人喝酒划拳，痛饮开心。但是李寡妇笑是抿嘴笑，走路脚步轻。她只顾在算盘上拨子儿，算计今日的利润。看看日头偏西，餐馆剩下最后一桌，她上前道：“呼位，我们要开始搞卫生，可以买单啦！”说了几遍，才有一人拖着广东腔道：“我们掏钱啦——，怎么这么不开心啦——，小姐啦——，开放点啦——！”瞧着几个广东佬油腔滑调，李寡妇心里也痒痒。想起戴手铐进公安局的滋味，她心里发悚。于是，她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又把广东腔进行“杂交”，笑道：“开放点可以啦——，拿钱来啦——！”广东佬不知深浅，在她屁股上捏一

把道：“小意思啦——，我们高兴高兴就行啦——！”李寡妇被他一捏，腿儿就有些颤，心里道：“日你妈，就你这瘦猴老娘还懒得玩。烂鸡八的看样子就是个性病胚子！”嘴里却笑吟吟说：“放尊重点，我们做正经生意的。”

这时，李疤子蹲在门口杀鸡，听见屋里说话，绰起菜刀，满手是血，跑进来道：“姐，本地鸡瘦，外地鸡肥，是不是给放点血。”李寡妇懂得生意场上的“黑话”，丢眼色叫李疤子出去了。几个广东佬朝门口噓了眼，仗着人多，又把李寡妇叫过来道：“小姐玩玩啦。钱，我们付啦——”说着，就朝李寡妇动起手脚。李寡妇也不吭声，任着他们拉过来，扯过去，摸这摸那。她只觉得有地方奇痒，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她从桌上叼起一支烟，趁点火朝门口睵了眼，突然尖声颤气喊道：“不规呀，抓流氓啊！”这当儿，李疤子早已带着一帮铁哥们堵在门口。

一个外号“小泥鳅”的从李疤子手里接过菜刀冲进来，偏着头扭着嘴道：“大姐，是哪个不要命的？找死！”他把菜刀上杀鸡留下的血放在嘴边用舌头舔舔，朝几个广东佬吼道：“给老子滚出来，哥们给你放放血。”广东佬相互递过眼色，其中一人站起道：“讲不讲道理啦——！”并说大家都是江湖中人，有事好商量。小泥鳅掉头望李疤子，李疤子朝他眨眼。小泥鳅晓得大哥要他先发制人，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于是，他一把抓住站起来的，口里骂道：“操你妈杂种！不叫老子爷爷已便宜了你。老子跟你讲道理？”

说着就一刀劈去，那人一拦，胳膊上就开了一条口子，血就象喷泉涌出。坐在一旁的广东佬也不示弱，抽冷子飞起一脚，把个小泥鳅踢倒，咕噜噜滚到门口。李疤子见状，大喝一声：“上！”哥们仗着人多，又在自家地盘，加上有李疤子撑腰，于是就蜂拥而上。刀削斧劈，拳腿交加。不一会功夫，几个广东佬就躺在地上喊救命。李疤子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趁着混乱，示意哥们将广东佬的腰包全掏了。就在这个时候，忽听门外打炸雷有人叫道：“都住手！不准动！”

李寡妇抬眼看去，罗警官带着几个公安赶过来。她是何等精怪，忽地尖声一喊，就嚎啕大哭，诉说她被人调戏，又差点遭人强奸。如果这回公安局不给她作主，她就不想活了。”

罗警官好言相劝，并叫人带走了“歹徒”。李疤子等帮哥们见了，忙点头哈腰给罗警官筛茶装烟。趁姐跟罗警官说话，他带着哥们便溜之乎也。

餐馆里只剩下罗警官和李寡妇两个人，她也就止住哭，拿出一条“红塔山”，用报纸裹了，松着鼻翼递过去。罗警官收好了，问：“没事吧？”李寡妇点头。

在劳改队，她认识了罗警官。那天，罗警官押着犯人在地里劳动，李寡妇偷懒，罗警官叫她过来训话。问她哪里人，她嗲声道：“石头村呀，我认得你咧，你是罗婆婆的小孙子。”罗警官见她嘴长，板脸训了几句，见她不吭声了，就抬眼望去。这一望就出了怪。她哪象犯人，那身段、条子，那脸面、气

质、根本不象寡妇，分明是少女。李寡妇是何等机智，她晓得有人瞧，脸一红，阖上能淹死人的眼睛，装模作样过了，忽又把眼睛睁开。两条射线就朝罗警官射去。“看什么子？蛮好看啦？坐牢没人看的。”李寡妇小声说完，露齿一笑。罗警官一直板着的脸也暗笑。后来，她叫他罗警官，罗干部，罗大哥。并且她还知道，罗警官就是被她弟弟拿刀砍了的那位的所长的表弟。罗警官决定帮她一个忙，扯平了那段恩怨。因为她弟弟马上要刑满释放，那条疯狗回来后报复他早已听说了。他力所能及送李寡妇一个人情，也是为他表哥以后的安全考虑。就这样，李寡妇不但提前出狱，而且还在县城开起了“巷子深酒家”。当然啦，这些都在隐蔽着的事实，能公开的就是李寡妇与罗警官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话办事当然也理直气壮。

现在“巷子深”又闹出了事，罗警官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他晓得该怎么去处理，也知道自已会得到什么报答。自古所谓“邪不压正，”关键就在“正”，如果连正也“邪”了，那就是邪上加邪！

李寡妇给罗警官泡过茶，不声不响就关了门窗。罗警官是她捏着的“王牌”。牺牲了生意，也万不能丢掉这张牌。她如今改邪归正，卖淫犯法，做情妇就不犯法。

罗警官见李寡妇关门窗，就会意。这个女人，使他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事虽做得隐蔽，还是有些心虚。但瞧着李寡妇这尤物，刚哭过，梨花一枝春带